

两代人的牵挂

窦立新

五月初，正是暮春和初夏交合的日子。今天是儿子五一长假最后一天，上午十一点整的车票，他要返回郑州上学了。

头一天晚上，妻子就把儿子简单的行李整理好了。临走时，我想去送儿子，他对我说，“不用了，行李也不多，车站离家也近。”我只好嘱咐他到了学校来个电话，或发个短信报个平安。他点下头，简单应和着一个“好”字后，便拿着行李匆匆走下楼梯。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急促走进窗台，看着他走出门外，目送着他高高的背影在视野里慢慢走远。突然，心头涌起阵阵酸楚，时光匆匆似流星在天空中划过，转眼间，儿子渐渐长大了，这次回来思想丰富了许多，他大学生活已接近一年。

午后，我没有盼来儿子的电话，也没有看到他发来的短信。这一刻，我想起了一件难以忘却的往事。

去年夏末的一天，儿子被郑州一所大学录取。自从那天看到邮寄过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妻子悬浮的心终于落下了。尽管不是重点大学，我们一家也都很高兴。随后，就开始筹划送孩子去郑州上学的事宜，妻子早就给儿子准备东西，大到被子，小到袜子和剃须刀，真是细腻入微，临走时，行李整整带了两个拉杆箱。

九月七日，清晨六点。初秋的风，灌进衣领，细细凉凉的。坐上车，大巴车行驶在高速路上，车窗外树木林立，秋味一段一段从眼前闪过，乘车接近三个小时就到了郑州。

下车后，天气依然炎热，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开车来接我们，于是那天很快到了儿子

学校门前。看到校园里有很多外地来报名的新生，每个学生几乎都有父母来陪送，感觉家长比学生还要多。儿子看着携带的行李，我和妻子在高年级学生的引导下，填表、交学费、书费、住宿费，很快办完了入学手续。

我们一家走在通往宿舍楼幽静的小路上，两边绿化还好，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好奇。你看，有宽阔的足球场，有学生食堂，有小超市，还不时看到和我儿子一般大小的男孩、女孩朝气蓬勃的身影。不一会，走到前边转角处，几栋宿舍楼尽在眼前，儿子的寝室在五楼，走进小屋，大概十几平米的房间，有简单的卫生间，摆放三张高低床。儿子的床铺靠近窗前，妻子很快给儿子铺好了床，我把被子以及生活用品放在柜子里面。随后有几个新生和家长陆续进来，听他们介绍，有商丘的，有许昌的，有南阳的，还有郑州本地的。我和妻子给每位家长打了招呼，相互寒暄，同时又给每位新生说几句鼓励的话语，小坐一会，方才离开。

走出校门，已是午后一点多。

我们在学校附近找一家比较干净的快餐店，一边用餐，妻子一边叮嘱儿子说：“看天气预报，郑州过两天就要降温，给你带的有厚点儿的棉被，在下边的柜子里面，不要冻着，要吃好，照顾好自己，往后还需要什么东西，你及时给家里联系。”我也顺便嘱咐几句话，对他说：“这是你人生的新的起点，你赶上了多好的时代，以后在这里好好做功课，我从未在这样正规的大学念过书，做梦都想。”儿子说：“那你和我一起在这里念书呗。”我笑着说：“你又不是‘哆啦 A 梦’，能

帮助我穿越时空，我要是有时光机就好了，让我倒退回和你一样的年龄，在这里学习多好。”那天和儿子谈话很愉快，谈话间，我不想让儿子过早知道父母的辛苦和压力，我只想让他好好珍惜这几年学习的光阴。

临别时，第一次在异乡目送儿子的身影远去，我和妻子的心情难免有些惆怅。

在回家的路上，妻子说，“儿子长这么大从未离开过家，第一次在外读书，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那天回来，天色已暗淡下来，走出车站，灰蒙蒙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回家的路上，城街人影稀淡，只有落雨的声音和稀疏的车影，我们一时没有找到出租车，当雨点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和妻子只好在路边避雨。

妻子又说：“回来时，郑州就阴天，这次送儿子上学，想得这么周全，还是忘记给他带伞了。你看现在儿子也没来个电话，也没发个短信。”

突然有电话打进来，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来自我年迈的父亲，老父亲说，“昨天你们走的时候，忘记给你们说了，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雨，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俩在郑州回来没有？拿伞没有？孩子入学办得顺利吗？”我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的父亲。当我挂掉电话的一刹那，初秋的雨大颗大颗落在我的脸上，我的脸上像哭了似的。我在雨中沉思良久，下车后，怎么没想到给我的父母报个平安呢，父亲一个牵挂的电话，何尝不是一把温馨的伞呢？我想，父母的牵挂像是一束温馨的光芒，多黑的雨夜也能照应你，呵护你，令你感到幸福。

母亲节

徐桂荣

早上一睁眼，我就拿起手机
给母亲打电话

问她早饭做好了没

问她腿还疼不疼，药还有没有

问弟弟妹妹谁又回家了

问她什么时候能来周口

需不需要再去医院做个检查

并告诉她我很好，不要牵挂

一通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

细细碎碎，啰啰嗦嗦

但我没有提及今天是母亲节

也没有祝福母亲节日快乐

身在外地的人，随时随地的一通电话，就是母亲的节日

身在外地的孩子，一句平安

一声笑语，就是妈妈

最大的安慰，最好的礼物



有关诗歌的感想

(外一首)

卞彬

小时候
我以为诗歌是一方星空
可以让梦想
展开美丽的翅膀

长大后
我以为诗歌是一张琴
可以弹奏
美妙的爱情乐章

后来啊
我以为诗歌是一把铲
可以除去
所有的痛苦和忧伤

而现在
我才明白
那些长短不一的诗歌
不过是一座座纪念碑
竖立在情感的墓旁

信

越来越多的信件 鸟一样
被现代通讯的枪口击中
心灵的天空
渐渐呈现一片空白

当那些数字 蛇一样
游走在手机的丛林里
电话的孤岛上
谁的内心深处
滑过一丝冰凉

曾经的期盼与梦想
曾经的美丽与感动
已如昨夜花香
无处可觅
在这快速发展的社会
还有几人不沉醉于
几个数字的怀抱

如今的信越来越少了
如今的噪音越来越多了
如今的心灵
很难再寻到
一个宁静而温馨的地方

闲话水井

孙青瑜



所谓的淘井，也就是洗井水。

淘井，一般都是用水车推，将受污染的井水推干净，有甚者还要将井底的淤泥挖一挖，让干净水重新喷出来，才能食用。淘井虽然费事，可淘井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比如银簪子什么的，总会出其不意地进入淘井者的视野。正是因为有利可图，淘井便成了一个职业，近似于现在的打捞队和打捞公司。他们往往几人一团，拉着水车四处游乡，既能帮村人清理水井，自己又能有所收获，可谓是一举双得，很受村人欢迎。

可水车的发明距今还不到二千年，也就是说，在没有水车的漫长日月里，淘井恐怕都需一桶一桶地朝上提，由于不可能一次洗净，脏水和净水一掺，刚涌出来的净水也脏了，用化学理论来说，淘井在很长的历史时

期，都属于稀释法。由于是一点一点稀释，淘净一口井，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我小时候，水井多已废弃不用了，家家户户都改用了旱井，一是省了打水挑水之苦，还卫生，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旱井的寿命会如此之短，从它诞生、到普及，再到后来的禁用和消亡，仅有四十多年时间。因为一个又一个的癌症村频繁出现，严重警示着人们，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已经污染到不能再食用，无论如何淘洗，也淘不净了！于是全国人们又开始食用地表水了，从禁用地下水到南水北调，真应了若干年一个循环的说法，我们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回归了地表水时代，只是我们无论如何消毒过滤，水管里流出的水都不及古人所食的水干净了。